

中国古典精品小说

官场现形记

【清】李宝嘉

下



·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精品·

官场现形记

〈清〉李宝嘉 著

下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官场现形记/(清)李宝嘉著. - 北京:中国盲文出版社,
1999.12

ISBN 7-5002-1319-0

I. 官…

II. 李…

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清代

IV. I 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9896 号

官场现形记(全两册)

编 著:(清)李宝嘉

出版发行: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100072

电 话:(010)83895214 63289149

印 刷:北京汤北胶印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700 千字

印 张:27.875

印 数:5001—10000 册

版 次: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02-1319-0/I·199

定 价:39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第 1 回	望成名学究训顽儿	讲制艺乡绅勸后进	 (1)
第 2 回	钱典史同行说官趣	赵孝廉下第受奴欺	 (11)
第 3 回	苦钻差黑夜谒黄堂	悲镌级蓝呢糊绿轿	 (23)
第 4 回	白简留情补祝寿	黄金有价快升官	 (35)
第 5 回	藩司卖缺兄弟失和	县令贪赃主仆同恶	 (46)
第 6 回	急张罗州官接巡抚	少训练副将降都司	 (59)
第 7 回	宴洋官中丞姻礼节	办机器司马比匪人	 (72)
第 8 回	谈官派信口开河	亏公项走头无路	 (85)
第 9 回	观察公讨银翻脸	布政使署缺伤心	 (98)
第 10 回	怕老婆别驾担惊	送胞妹和尚多事	 (110)
第 11 回	穷佐杂夤缘说差使	红州县倾轧斗心思	 (123)
第 12 回	设陷阱借刀杀人	割靴腰隔船吃醋	 (138)
第 13 回	听申飭随员忍气	受委屈妓女轻生	 (151)
第 14 回	剿土匪鱼龙曼衍	开保案鸡犬飞升	 (166)
第 15 回	老吏断狱着着争先	捕快查赃头头是道	 (182)
第 16 回	瞒贼赃知县吃情	驳保案同寅报怨	 (198)
第 17 回	三万金借公敲诈	五十两买折弹参	 (212)
第 18 回	颂德政大令挖腰包	查参案随员卖关节	 (229)
第 19 回	重正途宦海尚科名	讲理学官场崇节俭	 (246)
第 20 回	巧逢迎争制羊皮褂	思振作劝除鸦片烟	 (261)
第 21 回	反本透赢当场出彩	弄巧成拙蓦地撒差	 (274)
第 22 回	叩辕门荡妇觅情郎	奉板舆慈亲勸孝子	 (289)
第 23 回	讯奸情臬司惹笑柄	造假信观察赚优差	 (302)

- 第24回 摆花酒大闹喜春堂 撞木钟初访文殊院 (317)
- 第25回 买古董借径谒权门 献巨金痴心放实缺 (334)
- 第26回 模棱人惯说模棱话 势利鬼偏逢势利交 (348)
- 第27回 假公济私司员设计 因祸得福寒士捐官 (361)
- 第28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趋公郎署无意分金 (373)
- 第29回 傻道台访艳秦淮河 阔统领宴宾番菜馆 (390)
- 第30回 认娘舅当场露马脚 饰娇女背地结鸳盟 (405)
- 第31回 改营规观察上条陈 说洋话哨官遭殴打 (424)
- 第32回 写保折筵前亲起草 谋厘局枕畔代求差 (441)
- 第33回 查帐目奉札谒银行 借名头敛钱开书局 (457)
- 第34回 办义赈善人是富 盗虚声廉吏难为 (475)
- 第35回 捐巨贄纨袴得高官 吝小费貂珣发妙谏 (491)
- 第36回 骗中骗又逢鬼魅 强中强巧遇机缘 (505)
- 第37回 缴宪帖老父托人情 补札稿宠姬打官话 (523)
- 第38回 丫姑爷乘龙充快婿 知客僧拉马认干娘 (536)
- 第39回 省钱财惧内误庸医 瞒消息藏娇感侠友 (550)
- 第40回 息坤威解纷凭片语 绍心法清讼诹多才 (563)
- 第41回 乞保留极意媚乡绅 算交代有心改帐簿 (578)
- 第42回 欢喜便宜暗中上当 附庸风雅忙里偷闲 (590)
- 第43回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 一班齷齪堂构相承 (602)
- 第44回 跌茶碗初次上台盘 拉辫子两番争节礼 (616)
- 第45回 擅受民词声名扫地 渥承宪眷气焰熏天 (633)
- 第46回 却洋货尚书挽利权 换银票公子工心计 (650)
- 第47回 喜掉文频频说白字 为惜费急急煮乌烟 (665)
- 第48回 还私债巧邀上宪欢 骗公文忍绝良朋义 (677)
- 第49回 焚遗财伤心说命妇 造揭帖密计遣群姬 (693)
- 第50回 听主使豪仆学摸金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(710)
- 第51回 复雨翻云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测机关 (729)

-
- 第52回 走捷径假子统营头 靠泰山劣绅卖矿产 (747)
- 第53回 洋务能员但求形式 外交老手别具肺肠 (763)
- 第54回 慎邦交纤尊礼拜堂 重民权集议保商局 (778)
- 第55回 呈履历参戎甘屈节 递衔条州判苦求情 (792)
- 第56回 制造厂假札赚优差 仕学院冒名作枪手 (810)
- 第57回 惯逢迎片言矜秘奥 办交涉两面露殷勤 (831)
- 第58回 大中丞受制顾问官 洋翰林见拒老前辈 (844)
- 第59回 附来裙带能谄能骄 掌到银钱作威作福 (860)
- 第60回 苦辣甜酸遍尝滋味 嬉笑怒骂皆为文章 (873)

第30回

认娘舅当场露马脚
饰娇女背地结鸳盟

话说羊紫辰羊统领本是别省的一位实缺镇台，只因他本缺十分清苦，便走了门路，由两江总督出奏，奏留他在南京统带防营。这便是上头有心调剂他。自从接事之后，因见地方平静，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粮不管事。他的前任已经有两成缺额，到他接手便借裁汰老弱为名，又一去去了两三成。却是旧的虽去，新的却没有补进一个。歇上三年，制台阅操一次，有的是临时招人，有的还是前后接应。怎么叫做“前后接应”呢？譬如一营之中本是五百个人，他倒吃了三百名的额子，实实在在只有二百个人。等到制台阅操的时候，前头一排点过名，赶紧退了下来，改换衣服军械，跟着后头的人再上去应名。如此一排排的上来下去，轮流倒换，不要说是一营五百人他吃三百个，就是再吃多些，有此妙法，也容易弥补。况且制台年纪大了，又要修道养心，大半是派营务处上的道台替他校阅。这般营务处上的人，那一个不是羊统领的朋友，天天吃花酒，嫖婊子，同在一处玩惯了？等到派了这个差使下来，并不要羊统领前去嘱托，他们早已彼此心照，马马虎糊，把制台敷衍过去就算了事。统领如此，营官自然亦是如此。调换营官更是统领一件生财之道：倘然出了一个缺，一定预先就有人钻门路，送银子。不是走姨太太的门路，就得走天天同统领在

一块儿玩的人的门路。甚至于统领的相好，甚么私门子，钓鱼巷的婊子，这种门路亦都有人走。统领是非钱不行，替他经手过付的人所赚的钱亦都不在少处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归羊统领管辖的甚么护军正营、护军副营、新兵营、常备军、续备军：一共有好几个名目。每一营之中，有营官，有哨官。营官都是记名提、镇；哨官则自副、参、游以下以至千、把、外委都有在内。其时有一个在江阴带炮划子的哨官，据他自己说是一个副将衔的游击，就是人家谈起来，说他的官亦并不是假的。他在江阴炮船上当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差使，因为克扣兵饷，被上头查了出来，拿他的差使撤去，他就跑到南京来另觅生路。

却说这人姓冒，名字叫得官，本来是在江北泰兴县跟官当长随的。后来攒聚了几十吊钱。有天为着做错了一件事，被主人将他骂了一顿，正在闷极无聊的时候，便到烟馆里吃烟。合该他官星透露。其时正值江南裁撤营头，所有前头打“长毛”得过保举的人一齐歇了下来，谋生无路。很有些提、镇、副、参，个个弄到穷极不堪，便拿了伤知、奖札沿门兜卖。这时候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钱，便可得个一二品的功名，亦要算得不值钱了。这日冒得官走到烟馆里面，值堂的是认得他的，连忙让出一张烟铺，请冒大爷这边来坐。冒得官有事在心，闷闷不乐，便没精打彩的躺了下去。值堂的又赶过来替他烧烟。抽不上三四口，忽然烟榻前来了一个彪形大汉，虽然是面目黧黑，形容枯槁，却显出一副雄赳赳、气昂昂的神情。冒得官亦不理他。值堂的见了，倒摆出满脸的悻悻之色，朝他哼儿哈儿的赶他走开。只听得那人叹一口气道：“你不要朝着我这个样儿！我也不是甚么好欺负的！你认得我是谁？你们江南若是没有我们，你们那里来的这种好日子过呢！不过是我运气不好，以至落拓到这步田地。如果要讲起身分来，不要说是你一个做跑堂的算得甚么，就是泰兴县县大老爷，比比顶

子，要比我差着好几级呢！”值堂的见他出言无状，便把眉毛一竖，眼皮一掀，一骨碌爬起，想要动手赶他走开。谁知那大汉哈哈大笑。值堂的非但推他不动，反被大汉摔了一个筋斗。值堂的气的了不得，愤愤的要出去叫地保。大汉冷笑道：“我正苦没有饭吃，这个样儿又见不得官。你今送我前去，好好好，我就跟了你去。见了你们大老爷，只要他肯把我收留下来，等我吃两天饱饭，省得在外头捱饿，我就感激不尽了！”值堂的见他如此，更是火上添油。

这些话冒得官都听得明明白白，心上甚是诧异。暗想：“此人必定有点来历。”又看他的样子，决不是等闲之辈。便叫值堂的：“不要同他多讲，等我问他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烟枪一丢，坐了起来，慢慢的问他：“你贵姓？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氏，怎么会到得此地来的？”那大汉见冒得官说话讲理，便亦改换了一副神情，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一言难尽！”冒得官又让他在烟榻前一张杌子上坐下。谁知这大汉后头还跟着一个人。冒得官问是谁，那大汉回称是他外甥，冒得官并不在意。那大汉坐定之后，自己说了姓名：“是湖南人氏。从前打‘长毛’，身当前敌，克复城池；后来叙功，历保至花翎副将衔，尽先候补游击。”当时保虽保了，等到平定之后，那里有这些缺安置他们。记名提、镇能够借补个游击、都司，已经是十不获一。何况是内无奥援，外无帮助，一旦裁撤归农，无家可归，焉有不流落之理。“在营盘的时候，大注钱财也曾在手里经过，无奈彼时心高气傲，挥金如土，直把钱财看得不当东西。就是出营之后，身边也还带得几文。有的是坐吃山空，有的是同人合股做个小卖买，到得后来亦总是关门。即以在下而论：正坐着这个毛病。一身之外，除掉两件破旧衣裳，还有几张破纸头，便是当年所得的奖札、饬知了。这种破纸头，饥不可为食，寒不可为衣，真正穷到极处！可惜这个东西没得人要。如有人要，我情愿得几文钱就卖了他。”冒得官听到这里，不觉心上一动，便问：“你这东西带在身边没有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孑然一身，无家无室，

又无行李，除掉带在身边，更把他放在何处？”冒得官道：“你拿出来我瞧瞧。”那大汉正在解衣取出之时，值堂的走过来说道：“大爷，你别上他的当。他天天拿着这个到这里骗人。”大汉见值堂的打散他的卖买，抡起拳头便要打值堂的，被冒得官吆喝了值堂的两句，彼此方才罢休。

冒得官是在衙门里顿过的，认得奖札、饬和，知道不是假。此时忽动了做官之念，便问他要几多钱。那大汉起初不肯说，后来冒得官顶住问他，才说得一百五十块。禁不住冒得官再四磋磨，说明三十块钱。当天先付三块钱定洋，先拿他一个奖札，下余的，约明次日两点钟仍到这烟馆里交割。大汉拿到洋钱，欢欣鼓舞的而去。值堂的又要问他拿扣头，大汉不肯，值堂的一定要，彼此争论起来。又幸亏冒得官呼喝了两声，方才住手。大汉已去，冒得官亦即回衙。到了次日，冒得官带了二十七块钱仍到烟馆里来交割。等得饬知、奖札统通拿到了手，冒得官揣回家中，在灯下取出观看，见饬知上的名字乃是“毛长胜”三个字。虽然名字不同，幸喜姓的声音还是一样。

过了一天，这冒得官便上去到主人跟前告假，另外走了门路，一心想去投效提标。其时提台驻扎江阴，既有门路，自然收留，不上两个月，便委了他炮船管带。从此，这冒得官便真正做了“冒得官”了，在江阴炮船上当了三年多的管带。船上不比岸上，来往的人少，一直没有人看出他的破绽。

有日提台传令看操。许多炮划子正在操演的时候，人家当管带的一齐站在船头上指挥兵丁们，不想他老人家在舱板上滑了一脚，一滑就滑到水里去。一众兵丁慌了手脚，亏得有两个会泅水的，脱去衣服，好容易把他捞了上来。提台在长龙船上瞧着，吩咐戈什坐了小划子过去问信，问他还有气没有。其时兵丁们已把他救起，拖过三条板凳，把他背朝上，脸朝下，悬空着伏在板凳上，好等他把嘴里喝进去的水淌出来，淌了半天，水也少了，肚

子也瘪了，然后拿他抬到舱里去睡，又灌了两碗姜汤，才慢慢的回醒过来。戈什回去禀复提台。提台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心上一块石头才放下。他这个差使是某人保荐的，倘若他死了，我怎么对得住朋友呢。”

到了第二天，冒得官请了三天假，一直到第四天才上去叩谢提台，口称：“沐恩自不小心，走滑了脚，倒叫老师操心，沐恩实在感激得很！沐恩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娘，孩子年纪小，都不会挣饭吃。沐恩跌下去的时候，自己也还明白，肚皮里想道：‘我这下子可完了！’如今总算托赖着老师的洪福没有死，还能够来伺候老师。所以沐恩当时就许下愿，拜三天龙王忏，超度超度水里的这些冤魂。老师请放心，以后就没有事了。”提台道：“你跌下去的时候，我替你捏着一把汗。倘若被水淹死了，虽然是你命该如此，总要是没于王事，我已经打算替你打咨文给制台，奏明上头，请个恤典，将来你的儿子倒可无庸多虑。现在你既未曾死，这些话也不必题他了。”冒得官又重新下了半跪，叩谢老师的恩典。

提台又道：“你跌下去的地方，水有多们深？想来一定是浅的，所以你没有送命。”冒得官道：“回老师的话：现在水陆营头一齐改了洋操，最讲究的是测量之学。沐恩测虽不会测，要说单是量还办得来。即以沐恩自己而论，那天跌下去的地方，大约那里的水只有五尺多深。何以见得？沐恩常常听见老一辈子的人讲：‘大凡跳河自尽的人，一定是站在水里的。’那天沐恩的嘴里水都灌得进，一定这水已经没过头顶。到了第二天，沐恩又拿起靴子来一看，果然满靴的泥，可见是已经到底。沐恩穿的是三尺八寸的袍子，上头再加脑袋、顶帽，下头再加靴子，统算起来，这水不过五尺多深。”提台道：“就不会六七尺吗？你在水里那里量得他们清楚？”冒得官凑前一步，道：“大帅明鉴：沐恩手下的那些兵丁，五尺深的水他们还敢下去，所以还救得沐恩上来。若是再深些，他们就不敢跳了。这是沐恩亲身试验的，不敢撒一字谎。大帅不信，

不妨派个人去查查看，也可以显显沐恩量的到底准不准。”提台道：“你量过就是了，亦不用查得的。”说完了话，冒得官退了下来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上头调他们到别处去拿盐枭。有天晚上，满船上的人都睡着了，反被盐枭跳上了他的船，把船上的帐篷、军器拿了一个干净。他从睡梦中惊醒，提着裤子出来探望。有个盐枭照着他的脸放了一声空枪，直把他吓的跪在舱板上磕头如捣蒜，只称“大王饶命”。后来盐枭跑了，他便闹到县里去，怪地方官缉捕不力。又开了一篇假帐，说共总被强盗打劫去许多东西，一定要知县认赔。知县说道：“清平世界，那里来的强盗？兄弟到任之后，严加整顿，窃案尚且没有，怎么会有盗案呢？”当被冒得官顶住不走。知县不得已，答应替他查办，方才走的。过了两天，又来催讨。其时知县已派人查过，晓得是盐枭所为。见了冒得官，便分辩说是盐枭，不是强盗。冒得官道：“说强盗打劫也好，说盐枭打劫也好，横竖总在你贵境里出的抢案。”知县发急道：“这倒不可以胡乱说说的。强盗是强盗，盐枭是盐枭。强盗打劫了人家，自然是地方官之事；至于盐枭，一定是怀恨你们前来报仇的。如说不是报仇而来，何以不抢岸上的居民，专抢你们河里的炮船呢？况且你们炮船上又有兵勇，又有军器，你老哥为一船之主，又是有本事的人，怎么不去打退他们，倒反吃了他们的亏？此乃决无之事，兄弟一定不能相信。”冒得官道：“如果是白天呢，兄弟一定同他打一仗。无奈是半夜里，一齐睡着了，所以上了他的算。”知县道：“等你睡着了他才动手，这明明是偷，怎么好说是抢呢？地方上出了窃案，亦是兄弟的事。——来啊！”跟班的答应了一声“着”。知县道：“冒大人船上失窃东西，限捕快三天替我破案，拿不到人打断他的狗腿！”跟班的答应下去。冒得官至此方无话说，只好告退。

过了两日，心还不死，又催逼知县。知县恨极了，上去求了本府。齐巧这时候新换了一个提台，本府同他有点渊源，便按照

知县的话写信告诉了提台。提台新到任，正要借他立个下马威，便道：“他自己被贼偷了，还说是强盗打劫，要知县赔他东西，岂非是无赖！就说是强盗打劫，派他出去，原是要他拿强盗，如今倒反被强盗打劫了去，他管的甚么事情？这种东西要他何用！”一角公事，便撤了他的差使，另派了别人接管。他被撤之后，无颜再到江阴，所以才到南京来的。

他在炮船上的时候，亦很赚得几个钱。一到南京，便钻头觅缝的寻找事情。就有人对他说：“现在只有羊紫辰羊统领上头的面子顶好，手下的营头又多，只要走上他的门路，弄个营官当当，那是很容易的事。然而走统领的路，还不如走他姨太太的路：统领事情多，怕有忘记；走了姨太太的路，姨太太朝晚在一旁替你加死力的催差使，又好又快，比走统领的路要好得几倍呢！”冒得官问道：“姨太太在里头，我们又见不着，怎么会巴结得上呢？”那人道：“你又呆了。要做这种事情，总得下水磨工夫。头一个离不掉门房、门口拿权的，或是戈什、差官之类，你总得先把他弄好。以后有了机会，或者是姨太太做生日了，或者是姨太太想吃甚么，想穿甚么，你巴结好了门口，他们就通信给你，等你去办了来。头两次你不好自己居功，要算是替他们门上的人代办的。等他们自己人先得了好处，以后你再求他们提拔提拔你。人心是肉做的，受了你的好处，总得替你说两句好话补报补报你。到这时候，一句话总抵得十句。只要姨太太跟前有他们一帮人替你说话，统领跟前又有姨太太替你说话，这事情岂有不成之理？但是你要先笼络他门口的人，不但底下要笼络，就是上房的老妈子、丫头亦得弄好。这是甚么缘故呢？戈什、差官到上房是有数的，不能一天到晚守着姨太太，伺候姨太太。老妈子、丫头却是一天到晚守好了姨太太，一步不离的。姨太太又相信他们的话，所以他们说的话更比别人说得灵。”冒得官听了，心上寻思：“原来求差使有这许多经络。”连忙谢了又谢。又问：“统领跟前总得见一面才好？”那

人道：“统领见不见倒不在乎此。见了统领，没有差使亦是枉然。只要到过一次，上过一回手本，做个引子，以后便好常常同他门口来往，相机行事。”冒得官连称“领教”，牢记在心。

后来如法炮制。先从门口结识起，又送了多少东西，天天跑来厮混。后来跑的时候久了，羊统领共有八个姨太太，他又打听得那一个最得宠。遇见这一位姨太太有甚么差使派了下来，他便赶着替门口上这班人去做，有时候垫了钱亦不要他们还。他办的差事，又讨好，又快当，又省钱，所以门口上这班人都同他要好的了不得。后来大家交情深了，他便把谋差的意思说了。众人俱各应允，得便就替他竭力上头去求。

齐巧这日姨太太要裱糊一间房子，自己想中了一种有颜色花头的洋纸，派了多少差官去买，总办不来。就有人说给冒得官。冒得官便化了三天工夫，把个南京城里的大小洋货店，城外下关的洋行，统通跑遍，居然照样办到。差官拿进去给姨太太看了，正对意思，连夜就叫裱糊匠把房子糊好，搬了进去。不料这差官正是姨太太的红人。姨太太一见之后，就着实拿他夸奖，说他有能耐，会办事。此番这差官有心要替冒得官说好话，便说：“这纸是一个来营投效的冒某人弄得来的。南京城里城外，足足跑了三天，才弄得来孝敬姨太太的。”姨太太道：“我倒不晓得是他背地里替我出力。他是个甚么功名？”差官道：“他是个副将衔的游击，在江阴带过炮船。如今没有事，所以来到这里，想要求统领赏派个差使。跑了好几个月，还没有见着呢。”姨太太道：“要差使，你为甚么不来跟我说？你去关照他，叫他明天来见统领，包他见面之后就有差使。”差官出去，把话传给了冒得官，冒得官自然感激。当夜姨太太告诉了统领。有了内线，还有甚么不灵的，而且他这条内线更与别人不同。

到了第二天，冒得官又来上手本。自然羊统领立刻见他，而且问长问短，着实关切，当面许他派他差使。冒得官退了下来，一

等等了三天没有动静。那个差官又去同姨太太说了。姨太太想卖弄自己的手段，便把统领请了来，撒娇撒痴把统领的胡子拉住不放，一定要统领立刻答应派冒得官一个好差使方肯放手。统领答应三天还不算，一定等统领应允当天下委札，方才放手。统领一手拿出小木梳来梳胡子，已经有好两根弄断掉了下来了。只因这位姨太太又是一向纵容惯的，因爱生惧，非但拉掉胡子不敢做声，并且立刻出来替他对付差使。无可如何，硬把护军右营的一个管带，说他“营务废弛”，登时撤掉差使，就委冒得官接管。札子写好了，用过关防，标过朱，羊统领又拿进去给姨太太瞧过了，然后交到门口。不用等到派人去送，冒得官早在外头伺候好了，立刻上来叩谢统领。统领照例敷衍了两句面子上的话，无非是“修明纪律，勤加训练”的话头。冒得官一迭连声的答应“者者”，下来又托人带他上去叩谢姨太太，姨太太却没有见。次日又办了几分重礼，把羊统领公馆里的人，上上下下，择要打点了一番，然后择了吉日去到差。

接差的头一天，照例要点卯。忽然内中有个哨官，带着水晶顶子，上来应名。冒得官看了他一眼，甚是面善。那哨官亦不住的抬头看冒得官：四目相注，彼此分明打了一个照面。当时冒得官想他不起，亦就撩开。不料这哨官却记好了他，等到事完之后，便独自一个拿了手本跑到冒得官下处求见。冒得官一看手本，知是本营的人，心里寻思道：“我今天头一天接差，他有甚么事情来找我？”先回报不见，后来这哨官一定要见，只得吩咐叫他进来。

那哨官进来之后，见了营官，自然先要行还他的官礼。冒得官因为初接差，见了他格外谦和，问他有甚么事情。毕竟当武官的心粗气浮，也不管跟前有人没人，开口便说：“大人，你怎么连标下都不认得了？你老的这个官，不是某年某月在某处烟馆里，俺娘舅拿你三十块钱卖给你的吗？你这个官，有人说起来要好几千银子哩。标下就是他的外甥。那天不是同在烟馆里，你还问俺娘

舅，问我是谁，我娘舅说：‘他叫朱得贵，是我外甥。’怎样你老忘记了？真正是贵人多忘事了！”冒得官一见他守着众人揭破他的底细，心上这一气非同小可！立刻把脸一沉，道：“混帐！胡说！我的官是张官保保的，怎么说是你舅舅卖给我的！你是谁？你舅舅又是谁？你不要认错了人，在此胡说！快些回去！好端端的说出这种话来，岂非是无赖！再要这样的胡说，你却不要怪我翻脸是不认人的！”朱得贵还强辩道：“我何曾记错！你老左边耳朵后头有一块红记，我记得明明白白。不信你们大家来看，怎么说我胡说？我现在也不想你别的好处。但是我的娘舅上个月里得了病死了，棺材虽然有了，还寄在庙里，没有找到地方去埋他。只要你老松松手，随便拿出几个钱来，弄块地殡葬了他。你也对得住死的，我也对得住死的。以后我在这里当差，你老看我娘舅面上，能够另眼拿我看待，那是你的恩典，就是我死的娘舅在阴间里亦是感激你的。”

冒得官听了，又气又恨，而又无可奈何他。只得连连冷笑，对旁边人说道：“你们听听，他这话越发胡说了！他这人想是有点痰气病，你们快些拉他出去，叫他去歇歇。”左右的人便想拖他出去。朱得贵越发怒道：“我说的是真话。我那里来的病！你老爱帮钱就帮，不爱帮钱就不帮！天在头上，各人凭良心说话。要说你的官不是我娘舅卖给你的，割掉我的头我也不能附和你的！”冒得官见他如此的说法，不禁恼羞变怒，喝令左右：“替我赶他出去！”又说：“这个样子，明明是个疯子！明日一定撤他的差使，换派别人！”朱得贵至此亦不相让，嘴里一面嚷着回骂，一面已被众人连推带拉的拉出来了。冒得官还是恨恨不已，心上想要立刻撤掉他的差使，赶他出去，既而一想：“就此撤他的事，他一定心不服，徒然闹出些口舌是非，反于声名有碍。不如隐忍不发，朝晚找他一个错，办他一个永远不得翻身！”主意打定，便作没事人一般。

冒得官在江阴时，本有两个太太，分两下里住：一个是结发

夫妻，生得一儿一女，小姐年十七岁，少爷才十一岁。那一个听说还是人家的一个“二婚头”，不知怎样，冒得官同他相与上的。冒得官到南京谋事，只带得这个二婚头同来，那个正太太同着儿女仍在江阴居住。冒得官好容易走了羊统领姨太太的门路，得了差使，便亦不忘夫妻之情，派个差官带了盘川，把他娘儿接了上来。轮船上下，甚是简便，不消三四天便已接到。另外赁的公馆，齐巧正对着羊统领公馆的后门，为的是早晚到统领公馆里请安便当之故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大营的规矩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营官一定要升帐约齐了手下大小将官，团团坐定，谈论一回闲话，彼此一哄而散：其名谓之“讲公事”。从前所讲的无非是些用兵之道、杀敌之方，同戏台上“取帅印”陈叔宝教导尉迟恭的话大致仿佛。到得后来，当营官的有几个懂得韬略，也不过是个具文罢了。

这天刚正初一，冒得官率领大小将官升帐坐定，才谈得一句“今天天气很好”，众人尚未接谈，不料那个朱得贵在众人中忽然挺身而出，朝着冒得官恭恭敬敬叫了一声“娘舅”，遂称：“外甥在这里替娘舅请安。”冒得官不提防他有此一来，直气得目瞪口呆，面色发紫，紫里转青，很不好看。朱得贵又在人丛中拉出一个头戴暗蓝顶子的人，拿手指指他，说道：“他是娘舅的把兄弟。娘舅是老把哥，他是老把弟。你俩叙叙旧。”众人举目看时，只见老把弟已经胡须雪白，老把兄不过三十多岁，这其间明明显出不对，只是顾着他营官面子，不好说破。

无奈冒得官的无明火早已按捺不住，也不管当着众人，拚命向前，扭住朱得贵拳脚交下。朱得贵亦不相让，登时，两人就扭成一团。冒得官骂他：“好个撒野东西！眼睛里没有土司！你这东西，我打都打得！”叫人：“替我拿军棍来！”朱得贵道：“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！冒了人家的官还要打人！我就是不服你的管！你是个好的，你敢同我到统领跟前去评理！”冒得官道：“就同你去！”